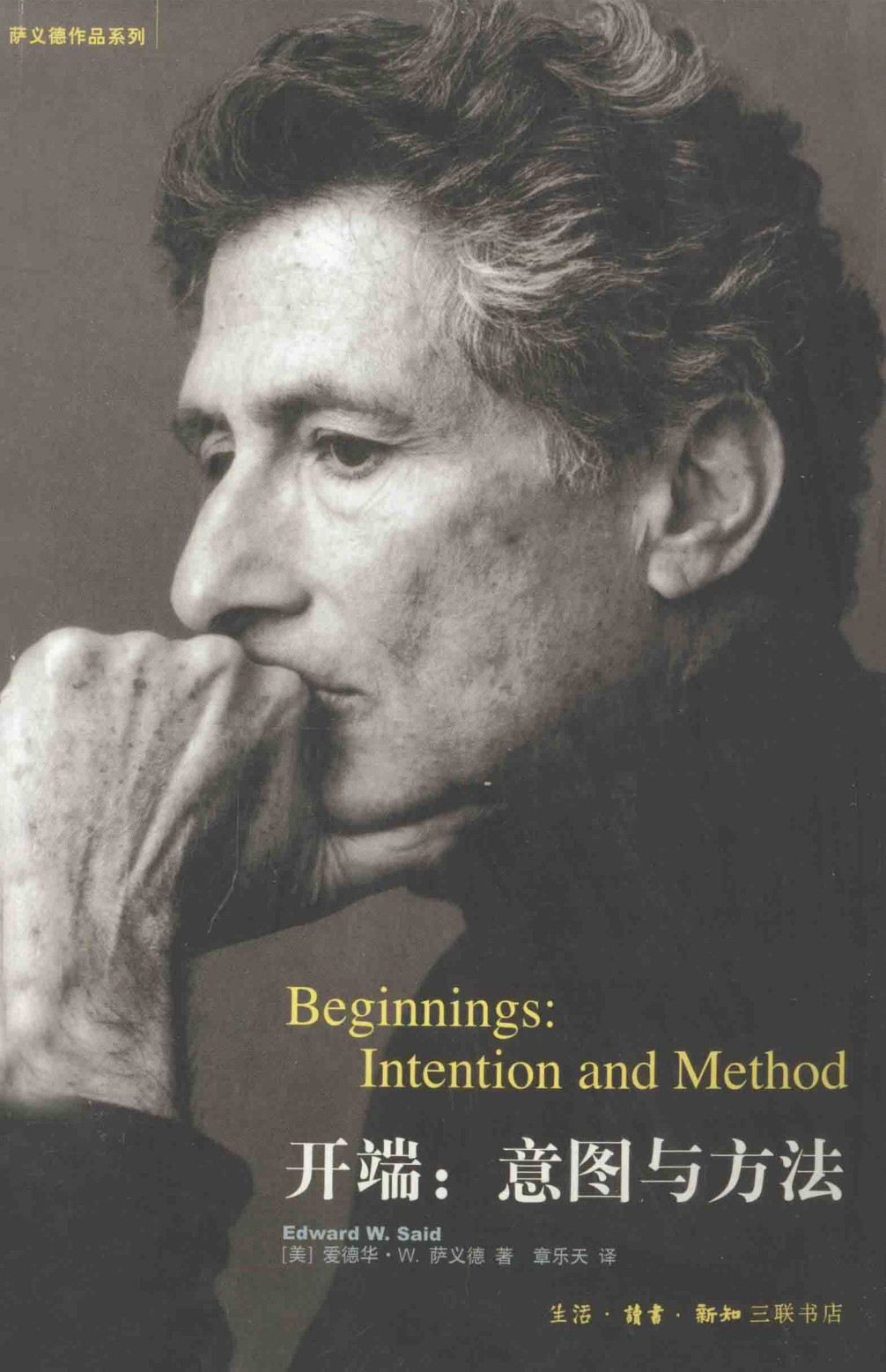


萨义德作品系列



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

开端：意图与方法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章乐天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章乐天 译

开端：意图与方法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BEGINNINGS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Edward W. Said, 1975, 1985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端：意图与方法 / (美) 萨义德著；章乐天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1
(萨义德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5000-7

I. ①开… II. ①萨… ②章… III. ①文学评论—研究
IV. ①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3353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5

字 数 41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献 给

玛丽亚姆 瓦迪 奈伊拉

学说，必始于其所研究事实的开端。

——维柯，《新科学》

目 录

导读 颠覆性思想	迈克尔·伍德 1
1985 年版序言	8
序 言	14
致 辞	18
第一章 开端思想	19
第二章 对开端的思考	55
第三章 作为开始之意图的小说	136
第四章 从一个文本开始	295
第五章 文化入门书：缺席、书写、表述、话语、 考古学、结构主义	427
第六章 结论：维柯，在他的著作和本书之中	528
译后记	579

导读 颠覆性思想

迈克尔·伍德

“唯一漫长的工作，”波德莱尔写道，“是你不敢开始的工作。”几乎每个人都体会过对开始的恐惧，而这也正是眼前这部严肃而不失激情的著作的主题之一。单单爱德华·萨义德所用的隐喻就可以讲出一个有趣的故事：浪游者、道路、文本空间、弃儿、孀妇、王朝、干扰、苦恼的批评家、巨大的图书馆、“混乱不堪、不会消停的残酷现实”。但是《开端》主要不是一个心理学或自白型的研究，恐惧和对恐惧的克服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不久前的历史总是很难书写的，更难书写的是仍在延续之中的当下历史，而这正是《开端》所属的时代。萨义德从1967年开始撰写这本书的一些篇章，1975年这本书出版，在这期间，文学研究被认为是进入了一段危机，以英国和美国最严重，其他许多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有必要多举几个日期：1967年，罗兰·巴尔特出版了《写作的零度》、《神话学》以及《论拉辛》，但还没有写出《S/Z》、《恋人絮语》或《卡梅拉·路西达》；米歇尔·福柯出版了《疯癫与文明》和《词与物》，但《规训与惩罚》和《性史》尚未面世；雅克·德里达于1967年出版了《论文字学》和《书写与差异》，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英语世界几乎只知道他有一篇名叫《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文章。结构主义要么被看作是

一次了不起的思想冒险，要么就是一桩巨大的欺诈，完全取决于你的口味和倾向。那时还没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虽然已在空中若隐若现，但还远未进入人们意识的中心。人们对雅克·拉康有点兴趣，但瓦尔特·本雅明和特奥多尔·W. 阿多诺之类学者掀起的热潮则尚无踪影。有必要在“结构”一词上停留片刻，这个词在《开端》一书、事实上也在萨义德此后的作品中地位极高。这一点并未把萨义德变成一个结构主义者（巴尔特曾说，自己真怀疑是否有什么人是或已经是结构主义者），但这已经预示了一种偏好，一种论证方式。对萨义德来说，结构代表着对“自发的因果联系”的拒绝。结构是一个会改变的形象；一个被选择的而非继承下来的形象。结构是一种发明或发现，而不是传统或谱系。结构是一个世俗的、非传承式（non-dynastic）的开端理念所揭示的对象，也是一个奠基性的宗教起源试图隐瞒的对象。单单几个书名就能扼要地说明问题：和萨义德一样，我们可以想到的不仅有列维-施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还有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这一文学研究的危机引来了各种各样的口号和诊断，但是许多人都认为它是此前长期众口一词的结果，或者更精确些说，是针对那种众口一词持续的时间和性质的回应。那一长期共识包含有许多分支，各自都视自己为一种进路：文本的、传记的、形式主义的、历史的、反历史的、政治的、非政治的。但是，各方都赞同文学本身的崇高价值。一部现代主义经典牢牢把持着自己的位置，对雄心勃勃的新来者别过脸去。文学有着切实的庄严性，且小心谨慎地与其他形式的文化活动隔离开来。文学的目的从未受到质疑，更不用说它的价值，即便我们忘记了文学是为了什

么，我们也不觉得有提问的必要。这种情况无法（如我们中的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持续下去，幸而它也没有持续下去。文学的价值和目的成了一个争论的话题。经典受到了拷问，文学被与其他高雅或低俗的文化模式和媒介联系了起来。那些后来被称为大写的“理论”的东西（就仿佛只有一个理论存在，又仿佛这众所周知的理论本质上并非一种实践）并不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回答。相反，理论是一种在一个似乎很谨慎地把这些问题列为非法问题的文化世界里提出这些问题的途径。

萨义德研读了巴尔特、福柯和德里达，从他们（尤其是巴尔特和福柯）那里受益良多，他在把他们和其他欧洲思想家引介给英美读者这方面厥功至伟。但是，《开端》的思想渊源还要往前多推一点点：要推到像埃里希·奥尔巴赫这样的学者这里，要推到保尔·瓦雷里和 R.P. 布莱克默尔这样的诗人和批评家这里，要推到如乔治·卢卡契、莫里斯·梅洛-庞蒂这样的批评家—哲学家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进一步延长（因为萨义德总是对他的思想资源亲切和蔼、礼数周全），但是，关键不在于这些名字，而在于它们代表的心智所付出的艰苦劳作，以及萨义德通过对这些人的解读所做的当代批评。我们已经很熟悉鉴赏性、评注性、分析性、评价性、描述性的批评了，萨义德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抛弃这类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并非他的使命所在，他的使命是将批评用作活跃的思想，直接追求可付诸实践的知识。这种知识要在书面语词的排列中找到；这才叫文学批评，而不是对哲学的效法。但是，萨义德没有将批评同哲学或历史或政治或其他俗世活动割裂开来，他把他的研究置于“一个尽可能宽广也尽可能相关的现代知识框架下”，这体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实力。瓦雷里

也提过颇有煽动性的观点，萨义德引用过他的话：“事实是这样的：我们无法就任何东西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除非我们把它创造出来。”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否创造了它。批评就是一种生活的形式，不是对生活的某种替代。

现代主义文学属于一个既英勇无畏又躁动不安的时代，在《开端》里，萨义德称这个时代是始于1875年前后的“一个为时约五十年的时期”，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双重的新解读。首先，它是对一个常被看作阴郁、哀婉而消极的演进过程的积极解读。艾略特或许在《荒原》中堆起了防止废墟坍塌的碎片，但是他同时也给现代诗立下一个开端。艾略特的碎片本身并非仅仅是关于一个更崇高时代的破碎记忆；它们身上充满了未来的生活，曾经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萨义德的现代主义和旧的现代主义一样烦躁不安、争战不休，但是它比过去更不受往日灾难的影响，更少怀旧习气，对世界更具开放性。其次，这种对现代主义的解读，不止让现代主义回到它鲜活的文本里，还让它回归到它最庞大的思想工程里。现代主义，如今常被看作一种在文学巨著之间局促的、焦虑的往来踟蹰，在当时它对物理学、哲学和人类学热情高涨，迫切地要从发展中的人文科学里汲取养分并对其有所献益。在选读了几位小说家之外，萨义德还解读了勒南、尼采和弗洛伊德，他并未放弃文学，而是在文学的一次次旅程中与它相伴。那个世纪之交的世界，在萨义德笔下正是它当初的样子：一片狂乱无羁的思想喧嚣。

萨义德在他1984年写的再版序里说，对这本书立论所依托的“从现代主义向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他“不完全清楚”，但是“转变”却不足以描述他所做的研究的利害关系。现代和后

现代固然是松散而简易的标签，但它们若被作为线索而非结论，我们即可从中看到一种演进中的历史；一个开端，在严格的萨义德的意义上，从来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东西，毋宁说，它是思想和研究的状况出现实质性变化的端倪。萨义德的批评属于活力充沛的后现代，不仅仅是因为它来自现代主义，更是因为在其中之一，现代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再检讨和更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等人曾说，后现代是处于现代之中的一股思潮，是发现于现代，而非作为现代的追随者或反对者而出现的。然而，这便意味着后现代只有在我们乐意去发现它时才能浮出水面。因此可以说，后现代的普鲁斯特一直在等待我们的垂顾，但只有当现代的普鲁斯特令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他。还有更要紧的：我们只有在为这样一种解读研制出批评工具后才能去解读他，所以，在《开端》一书中靠后的几部分内容里，萨义德陈示了我们现有的几种工具。

后现代性成了一种途径，让我们活在现代性未竟事业的笼罩之下，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悠哉游哉地踵我们祖先之后而行了。恰恰相反。“作为典范的不确定性”是萨义德最值得铭记的术语之一。他就是典型的让人不安的批评家，他深深相信一切真正的思想都是危险的，他也有意去冒那些思想的风险。“激进的”（radical）一词，在这些篇章中和“工作”（work）与“禁欲的”（ascetic）享有同一类别的威望。但是，萨义德是激进分子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因为他知晓保守主义的诱惑。我们可以说，其他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都是不值一提的，无法掌握它企图改变的体制的威力，因此也只能急着丢掉它不想要的东西，但若真是这样，我们大概也剩不下多少激进主义了。萨义德积极地寻查思

考可能引发的麻烦，但他绝不会消灭麻烦。想一想他在谈到康拉德《诺斯托罗莫》里的银矿矿主查尔斯·高尔德时写下的这个妙句：“和所有人一样，高尔德拥有的是这样一种保守主义：它把思考从自身内部驱除出去，原因是思考可能会产生破坏正被保卫或守护之物的思想。”——确实和所有人一样。高尔德的保守主义是灾难性的，却又与其对思考的恐惧相吻合。萨义德所实践的批评不是对这一恐惧的否定，而是正视它的思考，从他对极端保守、陷入歧途的高尔德的同情之中，我们看到某种复杂的理解，萨义德在他后来的著作《东方主义》和《文化和帝国主义》中将这种理解引入了对思想的政治使用和其他各类型的利用之中。不过，跟那些选择更方便的路径——反对什么就斥骂什么——的批评家相比，萨义德的激进程度毫不逊色。

再多说两句：萨义德在他的致辞里说到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楼第四层常常充满智性和友爱的氛围”；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莱昂内尔·特里林的大学，而《开端》荣获了首届莱昂内尔·特里林纪念奖。可是，萨义德所说的那让人浮想联翩的氛围，在当时要比哥伦比亚这所杰出的大学更加光明，更加自由。在那时，在那个地方，几乎一切都是可思考的，每个人都在读一本不同的书。在那里，交谈是无休无止的：趣味横生、面红耳赤，不顾一切传统的繁文缛节。然而，这个能量和开放性十足的时期是短暂的，我们由衷感怀的或许不是旧时代有多么美好，而是好时代总是如白驹过隙，取决于运气和人品的神秘巧合。新版《开端》问世的那天，一个年轻同事来到我的办公室，忿忿地晃着他手里的这本书说：“他说的是同一个汉密尔顿楼吗？”他问得对，那时的氛围回归到了某种类似正常的大学英语系的样子——我想

说，是友好和质疑的混合，后来我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那种氛围在更早的时候的确存在过，那不是个幻觉，一个溯及既往的白日梦，就像即便在保守的时代，激进批评也不一定就是幻想一样；它也不一定只能到记忆里去寻找——这本书与当代的相关性即可证明。批评是一个需要抓住的机遇，而爱德华·萨义德继续在呈现它的魅力及其酬偿。

1997 年

1985 年版序言

《开端》一书的核心部分作于 1967 年和 1968 年之交的冬季；1968 年和 1969 年间我逐渐扩充其内容，到 1972 年和 1973 年间的冬季，该书的大部分已经完成。到 1975 年第一次出版时，《开端》是一系列批评性著作中的一本，按一位著名学者的说法，这一系列作品形成了一类“非常批评”，就是说，这种批评并非仅仅建立在传统、一般习惯和——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在地补上一句——历史或语文学学界（与实践相反的）信念之上。J. 希利斯·米勒说，非常批评是“一种迷宫一样曲折的、从语词逻辑中逃出的尝试”，它常常通往“反逻辑的、荒诞的区域……它在那里与智力对抗并近乎成功”。他总结了所有这些说法，指出，对“非常批评家”来说，

逻辑在他们的作品中失败的时刻，就是他们最大限度地深入文学语言——抑或语言本身——实质的时刻。如果把苏格拉底式讨论程序贯彻到底，也将最终抵达那里。非凡批评家的工作中心乃是以某种方式表达这一经验，以暂时地、不完全成功地将这种经验合理化，将它变成一个图像、一种叙事或一个神话。（《斯蒂文斯的〈岩石〉和作为

治疗的批评，Ⅱ》，刊于《佐治亚评论》，1976年夏季号，
页337—338）

米勒描述了这一相对较新的批评路径，特别是准确地强调了其严肃关注修辞和语言的意义，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纲要性表述。但是，米勒并未充分揭示出我在《开端》一书中所作的尝试，他把非常批评同一种内功不足、毫无成效的非理性（像“深渊”或“难题”之类的词汇可以表征此种非理性的存在）之间联系起来，至少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这样讲。我之所以把“开端”独立化为一个研究主题，正是为了开启一个理性化的、可赋能的（enabling）的开端，而且，我对逻辑的种种无能为力，以及种种非历史的荒谬性也基本不感兴趣，我试图描述的，是那种通过着手从开端描述历史中事物的、宏大的追溯历史的实验。

在非常批评——也叫“新新批评”——领域的这种分歧与日俱增。但是，反讽的是，这种批评越是非同寻常、反逻辑和荒诞，它就越与旧的新批评相似，表现在形式主义、把文学和“文学性”与“世界”相隔绝，以及半宗教性的寂静主义几个方面。这种相似性以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证明了新批评派的主张；这个新批评派以英格兰的T. S. 艾略特和I. A. 理查兹为鼻祖，在布鲁克斯和沃伦、泰特和兰瑟姆（R. P. 布莱克默尔则总是显得独特和格格不入）手中发扬光大，它将文学批评确立为一种不属于现代、反属于传统的指导性实践。新批评派讴歌反讽和“诗自体”，即使它在调和种种对立的范畴，以确保一种建立在细读之上的文化连续性，继而确保“我们的”文学共和国的存在的时候，也依然是如此。所有那些极其重要的、支持着那个共和国的思想、政治和社

会背景，实质上都已经被这个新批评派清除出去了，而有判断力的读者能感受到的，只是那些“不会老去的思想巨著”，它们在文明中的地位将因为它们头上的光环，它们作为经典的重要性，它们备受尊崇的中心地位而安然无恙。

文本过去曾是孤立的，现在它们重获孤立，然而，它们是沿着《开端》第五章中所讨论的路径，也就是说，经由现代法国批评思想，特别是其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被孤立的。我完全没能预料到这一惊人的转向，我只能承认我错了。但是，我关于结构主义的陈述中仍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它对其独创的激进精神的坚持，这种精神在数十年之后、几千英里之外，几乎被诸学科和体制所扼杀或囚禁。佩里·安德森在回顾结构主义的近作《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中说，结构主义的驯化和变节早已在这项运动的早期阶段就埋下了种子，然而，我仍然坚持认为，探究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结构主义的命运，要到后来的历史里、到不同的环境（主要是美国的和学术的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因此，如果《开端》中对结构主义的分析日后不由自主地成了大趋势的一部分，这篇序言还是要不客气地重申和确认《开端》的一些主要批判观点，它们在本书作者看来是经受了时间检验的，更重要的是，这对将来的研究会有价值。首先，就是与“起源”相反的“开端”的概念，“起源”是神学的、神秘的以及有特权的，而“开端”是世俗的、人造的、不断得到检视的。“开端”这一概念或某些类似的概念，对晚近的批评作品中许多相关内容而言已经具备赋能性。可以举出的例子，不仅包括对维柯（居于《开端》中心的一位哲学家）的重新重视，而且还包括这样一些趋势：本土化批评、对被压抑历史（女性主义史、非白人史、

非欧人史等等)的重新检讨,文本性问题上的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 interest in textuality),反记忆和反档案概念,对传统的分析(或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术语说,对被发明的传统的研究),对专业、学科和公司的分析。其次,叙事和文本性之间的联系,在《开端》之中引发了一种基于历史之上的研究,这种研究对文本究竟是什么,以及叙事虚构的形式和表征如何建立在一个想要模仿生殖、繁荣和死亡的过程的欲望——这种欲望被小说意识“干扰”和认可——之上。从这个联系可以引申出一套把作者身份、父权以及权力彼此联系的权威理论,日后这还延伸到了思想实践的社会史领域,包含了从对话语的掌握和控制到对真理和“他者”的表达。当然,由这一联系还产生了一种对后工业(后现代)社会里霸权本质的初步但又有形的理解。所有这些我所提到的内容,或多或少都是从我在开端研究里试图达到的目的中推演出来的。

在写作的时候,我并不完全清楚《开端》的许多材料和论证,都得依托于从现代主义到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转变。我在文本里留给现代主义盛期的伟大经典的大量篇幅足以证明,我的文化偏见总体而言是带有保守色彩的。很大程度上,《开端》的核心观点之一是,现代主义是一种审美的和意识形态的现象,是对那种可称为“亲联性”(liation)的危机——线性的、基于生物基础的过程,把子女同生身父母拴在一起——的回应,这在现代主义内部引起了亲属关系的“反危机”,即那些把世界按照新的、非家庭式的方式重新聚拢起来的信条、哲学学说和视域。叶芝的《幻象》,以及艾略特的盎格鲁人主义是亲联的典型现代主义例证;辛迪加、政治党派、行业协会以及民族国家(State),作为半父